

剃头与看小书

叶向阳



和许多人一样，儿时我也有过不少童趣，只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它们渐渐在我记忆的屏幕上淡出了，至今还能较清晰地回忆起来的恐怕要算剃头和看小书这看似毫不搭界的两件事了。

记忆中被大人们称为“赖剃头”的我，常常是由母亲催逼着坐上理发椅的。我以为这全缘于剃头的滋味不够好：二十来分钟内不得乱动，把脑袋交给剃头师傅，由他按下去、拧过来地折腾，每遇推子“吃”头发，剃头师傅总是不失时机地抱怨：“你这小顽（孩子）头发咋坚硬嘞？若人人都像你，我每天磨轧刀（推子）还来不及呢！”暑期，疯玩后在汗淋淋的身上包裹一块满是发屑的围布，能不难受？而在寒风凛冽的冬天剃去浓密的毛发，几天之内老感到丢了一顶棉帽子。

不过剃头中也有乐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宁波理发业中有许多走街串巷的“上门师傅”，他们的顾客以孩子居多，大概是“赖剃头”太多的缘故，“上门师傅”都有一套讨孩子们欢心的本事。他们拎着装有剃头工具的小藤箱一路吆喝着，笑眯眯地进了墙门。围布刚套上我的脖子，他就抛出一串串诸如“小时四只脚，长大两只脚，老来三只脚”之类的谜语，引得明堂里的小伙伴们一个劲地瞎猜；他“亲身经历过的”鬼魅怪事，让阳光下的我们个个毛骨悚然却又不断地追问“那后来呢”；“树上有五只鸟，被打落一只还剩几只”等脑筋急转弯；颇富哲理性的“三个和尚”的故事，最早就是和着剪刀嚓嚓的修发声送入我耳朵的。其中有一个叫“长脚”的师傅还会模仿老外耸耸肩、挤挤眼地来几句“what's your name（你叫什么名字）？”等英语，直逗得我们剃完头后忙不迭地预约他下次上门的日期。

当时住在白衣巷的我第一次独自去剃头的店铺是中山公园附近一家单开面的小店。油漆剥落的店门上装有“田”字形的玻璃窗，“理发”“修面”四个红色大字把四块玻璃挤得满满的，门框上“进门乌头宰相，出户白面书生”的对联隐约可辨。店主是一位面容清瘦的中年男子，眼睛凹得厉害，两撮特浓的眉毛覆盖着凸出的眉骨。他不爱说话，老沉着脸且不时挨个儿扫视在座的顾客，这使初入店门的我产生一种畏惧感。那天他正为一个胖老头理发，那老头一脸络腮胡子，后脑勺上有一个小

脑袋似的赘瘤。毕竟是小孩子，看着推子在微微颤动的肉疙瘩上咔嚓咔嚓地移动，我忍不住吃吃地笑出了声。不料，老头大概通过墙上大镜子的反射察觉到了什么，竟十分迅捷地挺起身来恶狠狠地冲我说：“笑什么！”吓得我连忙低头缩在长凳的一端，连大气都不敢出，店堂内瞬间静了下来，我感到顾客们的眼光全射向了我。“喏，”轻轻的一声打破了沉静，“喏！”又重重的一声，我循声瞥见：店主俯身站在我的面前，深凹的眼眶里，目光是那样的慈祥、和善，他的右手拿着推子，左手递过来一本半新的小书（连环画）。这太使我感到意外了，进门见到他时的畏惧感顷刻间荡然无存！至今我还记得那是一本题目为《回民支队》的小书，是它，不是，善良的店主帮我摆脱了极度的恐惧和难堪，很久以后我仍在心里念着他。

也是从那次起我知道：拿着一角钱到店里剃头能看到小书。此后头发稍稍见长，我便择星期天去那里剃头，其时顾客盈门，大人们聊天，小孩子则笃悠悠地看小书。说实话，我进店门多半是冲着那几十本小书去的，因此并不像别人那样急于坐上剃头椅。早已认识我的店主大概从轮到我剃头时仍拿着小书的神态中看出了我的心思，于是当有人称有急事欲“跳座”时，他总是要求我“做一回好事”，让对方先剃头，我每每欣然答应，这一举两利的事何乐不为？更何况我该报答一下善解人意的好店主啊。

细细咀嚼图文并茂的小书，确是一种享受。《木偶奇遇记》、《卖火柴的女孩》，还有根据很多电影改编的小书，着实让我过了一把瘾。若遇“连续剧”，更是欲罢不能。一次，看完了《铁道游击队之二》“血染洋行”，好不容易在店堂里找到了紧随其后的“打票车”，却不料那是一本斩头去尾的破书，好吊人胃口！有时我要的书恰好在邻座顾客的手上，恐怕先落入他人之手，于是我主动出击，厚着脸皮，用“让你先剃头”的办法套近乎，常能使自己如愿以偿。用现在的话说，这个过程锻炼了与人沟通的能力。

理发店里的小书是有限的，不久我便改换门庭去了呼童街上的另一家理发店，不用说，那里也有小书可看。至此，我似乎该与“赖剃头”告别了，不料，后来因剃头一事我仍多次遭母亲斥责，缘由是：母亲早给了剃头费，可好几天后我仍长发掩耳。禁不住一再追问，只得一一交代“经费挪作他用”的事实：放学后到中山公园门口的小书摊上看《三国演义》、《杨家将》、《林海雪原》等连环画集。为防止我重蹈覆辙，此后我又被拉回到了“上门师傅”的剃头椅子上。

山居笔记

李蓓莉



每年暑期，我都会带着孩子回故乡小住。一个宁静的小山村，三十几户人家，依山临水，宛若世外桃源。村口是一条小溪。今年的梅雨特别丰沛，溪水大涨，几乎就要漫过石阶。油油的水草像一缕缕丝带，随着清澈的水流柔柔地摇曳。清早或是傍晚，溪头有三三两两的妇人，边浣洗边家长里短地闲聊。犹记年少时，小溪里游着很多小鱼小虾。每逢夏天，我们几个孩子，选择正午溪头没人时，在小溪的某段放一个大的竹簸箕，几个人捋起裤管在相距十来米的上游趟水而下，然后很快地掣起簸箕，这时，鱼虾便在其中跳跃了。捕得的以鲫鱼居多，瘦瘦的，大概只有一指来宽；还有一种小红鱼，侧背部泛着银红的光泽，很好看，只是这种鱼吃起来骨头很多又很硬，所以有时干脆把它们放回去；捞上的虾形体很小，通体黑色。晚上，我们相约去钳泥鳅。那时，晚饭早吃过了，各家的碗碟都洗了，溪底沉淀着饭菜的残粒，泥鳅们便倾巢而出。泥鳅是傻瓜，夜里只要用手电光照住它们，它们就一动不动，任凭那把长相怪异的“鳃钳”一下钳住它，扔进水桶里才会倏然一惊，跳跃起来。一两个小时，一般能钳到几十条。

屋后是大片竹林。经年的竹子青绿色，新生的竹叶则是嫩绿的。无论新竹旧竹，都是千枝攒万叶。山风起时，从这棵竹梢传递到那棵竹梢，顷刻间，整片竹林都飒飒起伏，气势十分壮观。苏轼说过“不可居无竹”，倘若在窗前种下几竿修竹，便有了“绿阴深到卧帷前”的静谧。带着孩子徜徉在竹海里，斑驳的阳光从竹叶间漏下来，鸣蝉在竹林深处悠扬地长吟，让人全然忘却了盛夏的燥热。我给孩子猜诗谜：“想当年，幽居深山，绿鬓婆娑，引多少骚人墨客。自归郎手，经了多少风波，受了多少折磨，到如今，直落得青少黄多。休提起。一提起，珠泪满江河。”孩子不知道竹篙，自然打不出谜底，他对挖鞭笋更感兴趣。好的鞭笋挖开时静静地斜卧在泥土里，白里透红。放点酱油加清水煮汤是最简单的吃法，奢侈一点便和火腿片炖着吃。

俯仰之间，你会发现竹枝上钩满了蝉蜕下的壳。儿时最拿手的绝活还有捕蝉。一根长竹竿，一段竹篾片扎成椭圆形，把一个尼

龙袋沿篾片缝好，然后将篾片插在竹竿顶部。知了总在油桐树的高处嘶鸣，悄悄地把竹竿靠近它，当袋口快要罩住它的时候，迅速把竹竿往后一拽，知了就在袋子里叫啊撞啊，再也跑不了了。

五月里，满山都是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到了七月，有一种类似的小红果，我们叫它“上棚苗”，色味都与覆盆子相当。

每个山居的清晨，都在鸟雀啾啾中醒来。早起的鸟儿以麻雀居多，这种鸟极为喧闹，唧唧喳喳不停歇，静静地听，你能分辨出那小东西正从这棵树上蹦到那棵树上。麻雀在乡间太常见了，飞得不高，叫声嘈杂，样子也不好看，但它们却是一种很刚烈的鸟。我们曾经捕过一只关在鸟笼里，它不吃不喝，甚至以头撞笼子，吓得我们赶紧放了它。还有一种体形略为纤瘦的山雀，但鸣声特别清脆响亮，好像是吹水哨的“波儿、波儿”声。有一种通体黑色的鸟，能发出一种比较尖利的声音，有一定的节奏感，但绝不动听，甚至有些刺耳，有时又突然变成单调响亮的哨声。很多时候，还能听到松鼠欢快的“窠窠”声。后院有几株高大的楝树，七月楝果还是青的，松鼠就开始采食了。清晨是松鼠一天中最活跃的时候，它们常常在树干和树杈间蹿来跳去，觅食玩耍，无拘无束，好不自在。

晚饭例照是在院子里吃。汲几桶井水，泼在院子里，消退日间的暑热。啤酒、饮料，还有西瓜，都是早就放进水桶吊到井里，吸收来自井水的凉气，绝不逊色于冰箱的凉意。白天不知在哪里游荡的猫回家了，蜷伏了一天的黄狗，也吐着舌头穿梭在孩子们的脚下。孩子们一边喝着饮料，一边用肉骨头喂它们。猫擅长甜腻地媚叫着讨吃，大黄狗则用水汪汪的眼睛温柔地注视着孩子们手里的东西，于是孩子们更加大方，把整块的肉、整只的虾扔下去，欢喜地看猫和狗争食。这时，墙外有美丽的红蜻蜓在夕阳的余晖中轻颤着翅膀旋舞。

夜的幕布垂下来，有蚊子嗡嗡地闹。不怕，点一盘蚊香，或者干脆熏灸艾草，它们便不敢近身。月色逐渐清朗，夜枭开始在山上桀桀地唱歌。有时会有知了向光飞来，“咚”的一声撞在墙上，还有硬壳金虫，很快又爬起来飞走了。井桶里吊了一天的西瓜沁凉爽口。乡村的夜尤其宁静，除了偶尔几声犬吠，村子在青蛙的聒噪声里沉睡了。

远山如墨，近水似烟。轻灵婉秀的故乡，让山居的每一天都成了长长的水墨画页里最诗意的一轴。